

“她”——女性之歌

□丁小村

■笔走龙蛇■

夜深了,她来“吹灯”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艺术作为职业,从业人数女性多于男性,养活这些从业人员的人,也是女性——由于妇女婚后很多辞去工作,当专职太太,使得她们有闲暇学习并从事艺术,也有闲暇和心情来欣赏艺术:电影、文学作品、音乐、绘画和雕塑艺术……

在西方神话中:是夏娃主动受了蛇的诱惑,因此从单纯的伊甸园中走出来,品尝了人伦之爱。

这两个象征:女性更聪慧,女性更渴望也更懂得爱。中国的神话中:总是天上的仙女愿意沉落到凡间,来寻找一次真爱——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织女是天上的仙女;七仙女更是天上的公主,却非要下凡来,遇到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并且嫁给了他……

女性是这么渴望并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她们在追寻爱情这件事情上,显然比男人聪慧专一得多。在人类文化传统中:女性总是代表阴柔之美,柔化了这个世界的坚硬;有着水一样的清澈,滋润了这个世界的荒凉。西方文化传统中:月亮代表女性;东方文化传统中,女人如水。

中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古代,一个男人读书,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但却要“红袖添香夜读书”。

这红袖到底是添香的,还是点灯的?

按照袁枚的说法:是吹灯拔蜡的。

这个人在书房里读书,很晚了,读了是经管天下、修齐治平的大书,所以废寝忘食。但这不是全部的生活,全部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女人来吹灯拔蜡——所以夜深了,“红袖”来吹灯拔蜡;采子,谁睡了……

故事很有趣。在中国传统中,女人很少参与治理社会的大事,但女人可以管理男人,在家里,女人是代表生活与人伦的主导者。这意味着,女性不能主导世界,但可以主导男人。中国文化传统其实并不轻贱女性,虽然我们有着长达两千多年

的封建史。

现代社会是一个功利化的社会,人人奔忙,像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但这架机器越是高精度运转,越以牺牲质朴人性和生命鲜活作为代价。男人们拼命工作,忙碌在社交场所;女人们则教育孩子,维护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回归家庭的女性,有闲暇来从事或者欣赏艺术,这可以说是坚硬粗糙的现代社会里边的一种幸运,就如如一缕清泉,保住了人类仅有的一点点清澈流动。

总有一些时候,唯有她“记得”

世界上记忆力最好的不一定是女性。

但是你若忘了你的生日,肯定有一个女人一定会记得:那是你的母亲。母亲可能是你的履历查询器,在这个世上你如何长大的,做了些什么,唯有你母亲记得。

有一个女人记得在情人节提醒你:不要忘了今天是个啥日子。这让你知道,世界上有两个字儿,叫爱情。这世界上唯有爱情,可以打理世界的荒芜凌乱,可以打消社会的功利性,可以清理它的邪恶和肮脏。冲冠一怒为红颜,证明世界上有比官帽子和富贵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爱情。

有一个女人记得在秋天到来之时,在月下为你捣衣,哪怕你被发配到遥远的边塞,被长官用马鞭子抽打,被战友用皮鞋踢,被敌人砍掉了一根指头……

在任何地方你可能受到屈辱和伤害,唯有在家里,你得到最高的尊重和爱惜,你有一个忠心耿耿的战友,伴你度过人生。虽然你远隔千里万里,被拉去修长城;秋天来临之前,这女人为你打理事物;冬天来了,这女人在寒夜念叨你的名字;直到你死了,这女人会勇敢地跑去你累死的地方,一气把那玩意儿哭垮掉……

这世上记忆力最好的肯定是女性。她们记得愿意记住的一切。

永世的红颜,她“清澈”

最好的诗是女性写下的,但却没有留下她的

名字。其实她并不在乎自己的名字。而最好的读者,往往也是女性:因为她她虽然不在乎自己的名字,但却更在乎一个句子。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首古歌。是遥远时代的一位女子写下的爱情誓言。但它感动了谁?还是女子。后来所有的女子,看到这样的句子,都会牢牢记住。

男性往往当成耳边风,因为他们压根儿不会相信这些誓言——凡是发了毒誓要忠于爱情的男女,最后违背誓言的往往是男性。而抱着桥柱死的那位尾生,却经常被当成了笑话。

为什么女性更喜欢阅读?因为她们更渴望在忙碌喧嚣的空间里,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光,能够感受并谛听自己生命的清音。感受到自己生命清音的人,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更愿意充当社会大机器上边一个忙碌的螺丝钉,而没有谁去当朽烂的机器下边悄悄生长的一棵小草。

但这棵小草多么重要!

它长出两三片小小的绿叶,想要开出一朵小花。我在一座废弃的车间里,看到朽坏的机器下边,有这么一棵小草,是多么惊喜。

女性,正在成为我们坚硬忙碌、嘈杂混乱的现代车间里边的一棵小草,它在吐露自然的芳香,虽然它微弱、自我、与这种忙碌喧嚣不合拍,但它展示了生命的灵动与美妙。

在我的朋友中,喜爱阅读的女性多过男性,喜欢诗歌的女性多过男性……我由此感觉到,这种热爱,正是当今世界一朵朴素的芬芳——它在悄悄保持着世界上该有的清润、自然、朴素与优雅。

如果没有了这些,我们的世界是死气沉沉,是干涸枯燥的,也是令人难耐的。

美在三月

□张鹰

三月,草长莺飞,黄鹂在绿柳间浅吟低唱。然而,我赞美的不是春色,而是女性。基于这一点,可上溯到远古的神话,炼石补天,抔土造人的“女娲”。现实中,女性成大器者不乏其人。乾隆长眠着中国第一个女皇——武则天,她对唐代繁荣昌盛的影响可谓盖世之举;历史故事《木兰从军》,电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至今脍炙人口,久演不衰。国际政坛上,不乏叱咤风云的女性:英国女皇、美国国务卿、菲律宾女总统、冰岛女总理等。远的不说,我省、市政界杰出的不乏其人。省纪委、省总工会、省体育局及西安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交警支队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曾经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是万绿丛中的铿锵玫瑰。还有女强人、女专家、月嫂、打工妹等“半边天”,组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道道靓丽的风景,人群因为有她们而欢快,城市因为有她们而生机勃勃。我在三月赞美女性,因为女性如春雨,“柔情润无声”。她们一生要担当女儿、姐妹、妻子、母亲等角色,除了在工作干好一份工作外,还要操持家务,辅导孩子学习。她们是燃烧的蜡烛,把毕生精力和博大的爱,献给了家庭,献给了社会。

我在三月赞美女性,因为三月鲜花的美丽和纯净,象征着女人的外形和心灵美,袅娜的柳丝更像女性的苗条肢体,魅力四射。春天是短暂的,花朵也是短暂的,而集中了春天和花朵美的女性,在我们身边成为永恒的春色。三秦的巾帼英雄中,既有老劳模赵梦桃、张秋香、李凤兰,也有散发着柔性之美的新时代女性,她们历尽甘苦,终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古城西门的女交警巾帼岗,早已成为誉满三秦的一张靓丽名片。还有2018年“西安十佳最美女性”等这些巾帼英雄们,她们用坚定的信念与不懈奋斗,谱写了一曲嘹亮的春之歌。

我在三月赞美女性,是因为三月是花的季节,也是女人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是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取得成就而设立的节日。因为争妇女尊严,求男女平等,已经神圣定格在地球村。从呱呱坠地的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便开始了人生的旅途。期间,母亲含辛茹苦教子、育子,在生命的岁月里,母爱催白了她们满头的秀发,时光无情地将皱纹刻满了她们曾经娇美的脸庞,繁重的家务,压弯了她们曾经健美的身躯。女性山一般厚的爱,海一般深的情,试问,谁能与其媲美!

由此,我想到在当前支援武汉的医务大军里,女医生、女护士占了半数以上。她们舍生忘死,昼夜奋战在抗疫的最前沿,与病魔搏斗,和死神较量,挽救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虽然宽大的防护服遮掩了她们苗条的腰身,笨拙的面罩挡住了她们俊俏的脸颊,但每一个防护服里,都跳动着那颗救死扶伤的心。她们是春光里的铿锵玫瑰,她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致敬,新时代的女性;致敬,最美的白衣天使!

疫情下的回忆

□碧峰

2003年“非典”时期,由于工作需要,我长期驻扎在重庆出差。一天,当两个厨师把一口盛满板蓝根的汤锅搬进友友康年酒店五楼的办公室时,我知道全国爆发了可怕的非典型肺炎。当时,此事并未引起我们这些整天埋头苦干工作的网优工程师太大的注意。除了每天多了一项硬性任务——每人每天要喝三大碗板蓝根汤之外,其他并未觉察有何异样。那时山城正值阳春三月,推窗远眺,街上仍然洋溢着棒棒满地走、吆喝乐悠悠的祥和氛围。

之后某一天,身为大区经理的大学同学阿攀表情凝重地对我说:“昨天接到部门经理通知,宁夏联通七期的规划要开始做了,一周内要交付。”原来阿攀是为派不派我去北京而犯难,我大概明白了阿攀的意思,便二话没说在网上预定了第二天飞往北京的航班。第二天临行前,阿攀握着我的手有点挽留又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才隐隐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而事后当我再次回想这趟北京之行的时候,常常会不寒而栗,也印证了当初阿攀的担心不无道理。

当时北京是重灾区,我一落地便匆匆赶往位于东单的公司总部。一路经过的地方,让我第一次产生了莫名的不安和恐慌。我快马加鞭用了3天的时间做完了规划,完成了5天的工作量,第三天下午便又匆匆飞回了重庆。回到重庆,我立刻被隔离了起来。刚刚完成工作就被隔离,使我或多或少有一些怨气。而让我倍感温暖的,却是那帮一起共事了两年的同事兄弟。几位年长的师兄,专门备了板蓝根让我每天坚持冲服,不要间断,阿攀更是觉得似乎亏欠了我。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年轻就有年轻人身上的特质。嬉戏打闹也是家常便饭,但是工作起来,从不敢松懈

粗心。也许是对青春的冲动,也许是对未知的盲从,也许是对压力的反攻,也许是对现实生活的认同,遇到困难也好,遇到风险也罢,每个人都只会埋头向前冲。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常常会让我陷入沉思。唏嘘后带着一丝庆幸,内心里又格外殷实舒畅。当初的青春冲动盖过了理性的思考,换来的是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这或许就是担当吧。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虽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敢想敢做,但是沉淀下来的知识和人生阅历,是可以传承的。我经常会给我的学生们讲:“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我当年一样。”因为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真诚,也看到了希望。有了传承和创造,才会扛得起责任和担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每个人在面临选择时,做出的反应千差万别,是灾难侵蚀了勇敢,还是责任战胜了万难?当生存受到威胁家园遭遇重创时,每个人应以什么标准去面对抉择。是当下社会必须直面面对的问题。没有人生来勇敢,也没有人生来不渴望幸福。但是我相信,当心灵深处那一缕求生的渴望被惊醒时,每个人的勇敢都会破壳而出。

时隔17年,新冠病毒席卷全国。虽然来势凶猛、咄咄逼人,但万事万物都有否极泰来的时候,有相生就有相克,有侵扰就有反击。因为今天,强大的祖国有一批为大爱而战的医护天使,在前方与瘟神殊死抗争、以命相搏,保护着14亿华夏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份勇气,便是战无不胜的中国力量;这份勇气,也足以慰藉每颗善良的灵魂。

当贪婪不再蔓延,当无知不再蒙蔽双眼,当勇士不再流泪,当敬畏之心变成了习惯,我们才能收获最纯粹的快乐,体味幸福的源泉。

就连普通的一草一木都可以引发人的感官和内心的共鸣,就如《礼记》中所言:“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物与人的此种互动,就构成了物象之美。一枝梅花,因其花开断桥边,便具有了陆游笔下的“黄昏独自愁”;一只杜鹃,因其幻化在月光辉映下如雪似银的梨花身上,在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后裔贺铸的笔下,方成“啼血”之花;一只知了,其鸣声响彻于友人伤别离的气氛中,便被柳永视为“寒蝉”;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以枯藤、老树、昏鸦、瘦马的物象表达出满目凄凉的萧瑟景色带给人的悲伤愁情,令人读之倍感其苦,味之更感其心。藤是枯萎的藤,已经没有了生命。树是千年老树,飒飒的西风在吹着它走向风烛残年。道是荒凉的古道,马是体弱无力的瘦马。飘零在天涯海角的人,面对如此萧瑟的景色怎能不“断肠”呢?

物,引发了人的内心,有限的“物”便蕴含着无穷的“象”,具备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凝练出古人深沉的自然观,是宇宙生命美妙的自然呈现,使人获得对宇宙、人生的理性认识和励志生命的人文品性。

站在春天的阳光下

□漠风

立春之后,
阳光把春天踩
在脚下
那些奔波
在抗疫一线的
英雄们
把春天一
点一点解剖开来
消毒、隔
离、测体温、戴
口罩……

站在春天
的阳光下,我们
静静等待
那些奔赴一线
英雄们的凯旋
静静目送
那些即将奔赴
一线的英雄们
他们用生

命与病毒搏击、抗衡
用生命挽救生命,嫁接春天

站在春天的阳光下
我们不怕,武汉不怕,中国不怕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
战胜病毒,把病魔赶出家园,再
筑新梦

站在春天的阳光下,我们
齐心协力把病毒消灭
把希望埋进春天的土地
筑起一条通往健康的路
那路上芳香弥漫,岁月静好……

错过

□付海贤

疫情过去了
就是夏天了
那春天去哪了

春天曾到来
只是无奈宅家的你
错过了它

错过的
不是不曾来临
而是不曾相见

错过的
不论什么
总让人如此渴望



白云悠悠

高博摄

物象

□赵丰

风,不会对它们产生什么联想,即感知。直到经历了太多的事,具备了情感的磨砺,才会将客观的物融入生命的体验中,赋予之于象。年幼的孔子在故乡古老的泗水里游玩,视野里呈现的只是水草、鱼儿,水面上飞过的鸟儿,以及风儿吹过水的涟漪,直至中年,他历经了生命奔波,才能将流水视为时光,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慨叹。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也是如此,家乡的河流旁流逝过他多少脚印,每日里看到的,都是重复不变的水流面孔,而当他进入了哲学的思考,才发觉流水是变化的,不断流动的,你这次踏进河,水流走了,你下次踏进河时,又流来的是新水。河水川流不息,所以你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他“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断言,在我看来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白尼发明了日心说

那样的伟大。

用物象言志、言情、言心声,是人类进入精神享受层面的表达方式。一棵狗尾草,在《诗经》里有了悲伤:“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依依的杨柳,霏霏的雨雪,在《诗经》里是一种思念的情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芦苇者,飘零之物,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若飘若止,若有若无。思绪无限,恍惚飘摇,而牵挂在根。根者,情也。《诗经》的作者,远离我们而去,但狗尾草与芦苇留下的物象,却是常驻于后世人的心灵。

物象之美,在古诗词里抵达至高之境。古人登山观瀑,临江泛舟,仰观天宇,俯视山川,高山、奔流、江海、世间万物,